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朱和臣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八

人部三十七 聰敏 博物

聰敏三

原 知十 應五 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見鄒忌說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 劉劭幼童傳揚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酪嘗訖題器上為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次至楊修修便敢之公問

之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耶

觀師　隨戰

左傳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　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增七步　八叉

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七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北夢瑣言温庭筠工於小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早成　宿搆

三國志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凡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搆

草翁　鸜父

南史王綯傳綯景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應聲曰尊者之名安

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文絢父之名也故以耶耶改之草上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之名也故改為翁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曰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其戲已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父張不能荅一坐大笑

宿讀 寬謀 北史闞駰傳駰博通經傳敏慧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國語春大夫子明曰欒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寬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欒公子欒也

原誦千言 賦一物 劉劭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張衡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

校亡書 比缺字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

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黄祖子射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任聖童

增張曾子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又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成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

霸王相 詳後日誦九經注　初潭集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原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魏收後

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蠹衣釋吏　三國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曰俗以鼠齧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懷橘遺母　又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歸遺母

張湯

劾鼠　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蒼舒稱象　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詳智二

增並記姓名

博涉經

傳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晉書成公綏傳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

自當得賜　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埼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略無所遺

當作複褌　**不受曲鍼**　晉書韓伯字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初潭集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必致千里　**特見一斑**

天中記徐勉字修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舊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

騏驥必致千里　册府元龜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

稗史荀爽兄弟八人穎川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南史劉繪傳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為與上人　當歸阿士

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又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不稽思慮　必主文章

三國志楊儀傳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　廣人物志唐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乃試誦庾信枯樹

賦將及終篇避諱字因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摇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歎久之知其異日必主文章也

百試不差　一覽便記

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絶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日誦九紙　名動一州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新唐書裴潍傳潍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雋諭曰同三輔也吏事緐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進紙筆為省決一日畢既

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持石破甕　灌水浮毬　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為圖　稗史宋文彥博幼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以水灌之毬浮出

援筆立成　受紙輒就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為肥鄉令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戲為部伍　咸稱神明　北史宇文忻傳

忻劝而敏慧為童兒時與羣輩戲輙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　漢書黄霸傳霸為人明察内敏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以指畫地　無口為天

元史巴延傳巴延三歲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　吳志薛綜傳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知識不凡　酬對無失

周齊煬王憲傳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知識不凡當成重器

宋書謝晦傳宋武帝嘗詢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卑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

命字宗道 更名色辰 元史巴延傳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受業宋進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為氏且名而字之又威達爾傳威達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達春強威威伊特率其屬歸之威達爾力止之不聽追之又不肯還威達爾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為威達爾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為色辰約為諳達色辰者聰明之謂也諳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儼如成人 必為名將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北史周廣川公測弟深傳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壘石為營折草作旌布置行伍皆有軍師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

是鹿是獐 無

小無大　稗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詭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金史阿林傳阿林穎悟辨敏通女真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　誠齋雜記鄭元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潤筆以俟

連鑣而還　元史陳孚

傳攸州馮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 釋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皇甫湜連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連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

江夏黃童 青楊蕭眘

說苑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北史何妥傳妥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

初潭集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又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排擠北面受道時趙郡李子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

里予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足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陰虜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也

子寧懼父　吾非其師

金麻九疇傳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　元許衡傳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有何美句　請試他題

梁書柳惲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宋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名

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吾家童烏 揚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元文

客坐顏回 晉書謝尚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入耳不忘 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

臨機輒斷 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

四部無遺 南史臧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十賦俱就 金史高衎傳衎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

十題戲之術執筆怡然未暮十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

半面即呼　一覽洞悟

册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明王文祿龍興寺記劉伯溫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也

累世通家　兩經及第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十歲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李老君朋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亦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唐書韋溫方七歲日誦數十言十一舉兩經及

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推謁進召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神閑意審　誠齋雜記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好學不倦善屬文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鋒發韻流　梁劉勰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食牛吐鳳　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對曰丈夫才吐鳳四座驚歎

造門壓藩　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酬之曰爾非鹿角者何用觸吾藩

臨子字父　魏志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

自地升天　南史張融傳高帝出太極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

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撓

原記貧人姓名　見故吏流涕

冊府元龜後漢陸續幼孤仕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訖名氏悉與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　晉書桓元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

傅暢不惜金環　楊脩獨曉雞肋

白帖傅暢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　三國魏志楊脩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可惜公歸計決矣

增賢子足稱神童　阿翁詎宜戲父

冊府元龜謝朏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嘗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

朏背曰眞吾家千金 晉書張憑傳憑祖鎮為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原閱書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增神駒 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

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等身書 稗史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童子郎 漢書黃琬傳琬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

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璞即以其言應詔後璞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下水船

紀蔡淵海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原小兒辨日

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鬭問其故一兒以日始出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為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獨不取李

晉書王戎嘗與

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埽除天下 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增立地書廚 宋吳時傳時敏於為文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乘舟而至 誠齋雜記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日下無雙 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

思若湧泉 新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

曰弓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響答詩筒

宋史錢勰字穆父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遣之詩勰援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一遍覆呼

冊府元龜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甞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

全樹借汝

芝田録李義甫八歲舉神童太皇在上林有捕得烏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颺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全樹借汝

口陳手畫

冊府元龜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逄奇其才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日記萬言

元史韓性傳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暗唱官位

冊府元龜唐邕初為齊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繇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大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燈盞柄曲

堯山堂外紀唐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龍駒鳳雛

晉書陸機少與兄齊名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陸氏宗首

談藪後魏陸馥子秀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

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記堪為陸氏宗首乎秀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為嫡

瓶花隔面

遼史耶律尼嚕字海蘭工於畫清寧間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臥看青天

金史伊喇履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絕乳能詩

山堂肆考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李甘始以書薦於尹曰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

執硯涕泣

冊府元龜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探策得一

天中記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為名 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廓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匪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

未嘗著稾 新唐書韋承慶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稾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答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宜名天保 冊府元龜梁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援筆倒疏 天中記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丈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銀杏金桃 宋史脉塤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拜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

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偷幹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 北史宗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口記物色 天中記顔具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徙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几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以笏起草 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

客前覆局 冊府元龜陸瓊幼聰慧有詞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梁武帝詔較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京兆號曰神童

端坐畫沙 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此中出入 初潭集張融年八歲虧齒或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

聲答曰正使君筆從此中出入

吞石如卵 西京雜記宏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大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為天下通儒

我家龍文 北史楊愔幼聰慧絶人其叔父奇之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聰敏五

原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騕褭以迅驟為主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

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昇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增彙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驎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驎驎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

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畧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

考曰崔鉉為兒時隨父元畧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呉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咏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咏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

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絶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黄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録曰賈黄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戸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姓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

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

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書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為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綮勃泌足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為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别又出其

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傚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娱賔竊以此鳥自逺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冊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並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稟

異姿迴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齠齡學疑夙
習動彰黙識或未就外傅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為人
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辨足以
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
於天性元譚絶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驁斯仲尼所
謂生而知之者歟
增賛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賛
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

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擴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增雜文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搆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增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閲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顔氏家訓

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鄙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冊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間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没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為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

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别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博物二

增拾遺記曰黄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

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
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
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
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
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
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實沈參神也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汾洮神
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葛盧介君名也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

曰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割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

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攲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

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

果代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黄圖曰劉向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父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

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

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寳劒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劒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

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

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曰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

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甎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

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

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賔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范雲傳曰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賔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酋入滑此其後
乎時服其博識　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
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
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
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
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
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舊物

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寳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

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學　高祐傳曰祐為中書

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靈邱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籕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

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為明堂圖奏之　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　全唐詩話曰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　唐書鄭欽說傳曰欽說

通歴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隤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却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

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次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次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鷩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髙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

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玨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玨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唐書段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兎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懸鐵於

室中中北壁已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鐍之時與親近闞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做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徒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

為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今陶範為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閾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塡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潭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僧録賛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

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為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

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為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李斯所為不疑議遂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

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許謙肆力於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録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録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歷地理兵刑皆造其奥　明

曾棨傳畧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褒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原勞薪 罨蓋 隋書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勗傳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信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 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馬中得劒一瓷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罨蓋也塟則用之代棺武帝服其博識

增三珠 八劒 初潭集洛下有田穴埽欲

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飢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飢而已　梁陶宏景刀劒録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與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諸葛亮所佩也師古為奏請改名章武馬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脈望

騶牙　酉陽雜俎何諷甞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環之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歎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以向天從規中

望星星便止降可求丹度世也　褚先生續史記建章宮後閤重櫳中有物出馬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餐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黍民　齊女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玄駒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又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巫雀　彭侯

天中記漢武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

求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原清龍鮓識

晉書張華傳陸機餉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餉也

羵羊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

增范長頭

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夔一足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

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柳篋子　劉石經　稗史柳粲為左拾遺公卿比為牋奏以其博奥目為柳篋子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

項羽刀　惡夫印　梁陶弘景刀劒錄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斵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白團扇　焦尾琴　南史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盧江

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圑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擊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五總龜　一角獸

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歷數醫方賀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

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

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烧之餘灰也

青鳳子　海鳧毛

說郛甲乙剩言新安揚不弃鄉人有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鷇子而青瑩可愛揚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揚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揚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　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曰此謂海鳧毛也

黃金蛇　紫荷橐

唐蘇鶚杜陽雜編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搦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熟示之曰昔隋煬帝為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㚈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㚈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頎帑連環繫於玉扆之前是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

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原

武庫雉雊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蛇化為之開視庫果有蛇蛻也

蜀中桐材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 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可謂大矣

三篋無遺 增一字不失 漢書張安世事詳聰敏三 新唐書蔣乂傳帝嘗登

凌烟閣視左壁額刺題丈漫缺行缺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為帝誦之不失一字帝歎曰繼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爰居止門　黄熊入寝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左傳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於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

石重四鈞　書餘十簡

冊府元龜後趙續咸石勒時為廷德校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感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為准程定式　南史齊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柯亭竹椽龍穴石髓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為椽邕仰盼之曰良材也取以為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為笛取用果有異　稗史彙編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或墮其中見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不願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草名忘

憂

木曰無患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棠青棠一名合歡合歡則忘忿　又程雅問拾遺木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寶眊之寶一本作寶

陸澄書廚　傅昭學府 南史陸澄傳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又傅昭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衆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霓裳初拍　蝌斗兩行 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邢史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蝌斗兩行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撿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天中記唐孟詵博學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日留飲以金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為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燒之果然

千年神木

搜神記燕惠王墓有狐狸經千餘歲化為二書生乘馬而出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吾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遺累狸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疑為妖呼獵犬試之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前有

華表木已千年發澁取之使將至木所有一青衣小兒問曰君何來使者以告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泣倏然不見使乃伐木木中流血取歸照之其精乃變華烝之

止戈為武 **得雄者王** 冊府元龜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趙廞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𡊮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 唐書褚遂良傳貞觀中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太宗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 唐書元澹字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

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初潭集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

鹽味小生　鷄栖半露　晉書載記苻朗堅之從兄子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辨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鹹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　又或殺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比跡前列　為世通儒　後漢謝該傳孔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

異行歎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時匹若乃巨骨出吳非集陳庭黃熊入綻亥有二首非無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馬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

抽簞製扇　淵車充箱

南史王摛事詳白圈扇注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

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

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　初潭集陳彭年以博學彊記

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上問見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今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第幾冊見之果然

灌水便熱　積油必然

異物志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張華華曰此所謂然石　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災非吏罪也既而撿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人械一足　士戴髮頭

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衡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摯虞洪

疑要注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蜼尾塞鼻　象膽在足

初潭集傳宏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鼫鼠曼倩識騶虞相類　稗史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豕渡河　一翁緣柱

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幽明録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

曰其名為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飲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帝方食命列坐案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翁等忽然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珠故以為名焉帝乃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得鼠如豹　有羊名龍 初潭集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羣臣莫知寶攸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祕書如攸言下詳上三珠

煙如焚香　氣蒸焦木 初潭集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

廟廳前大槐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陞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

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　稗史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陵蘇寔生並不能悉賈希鏡答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希兒檢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　稗史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吾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　南史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𣏌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𣏌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𣏌音阼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

酉陽雜俎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章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初潭集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著脚御覽　慕府書厨

陸廣微吳地記顧野王事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

巻常隨駕行内人謂之著脚御覽　十國紀年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擕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為慕府書厨

駮伏乳虎

容化老狸

天中記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仲舒知其非常容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山精引人

澤神拱手

搜神記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

欲引人名曰傒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特未之見耳　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焉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乘舟弄月　汎酒隨波

稗史上官儀詩有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晉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四海指掌　五經縱橫

稗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

劉顯對九　鄭玄得五

初淖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詣伯喈必無此對　鄭玄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幹名植

殘麈一脚　白麟五蹄

孔帖江南李嗣主誥旦殿廷忽見殘麈一脚視

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曰昨暮乃狼星值日故耳嗣主歎為鴻儒　漢書終軍傳軍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地得銅匣物

若油囊

胡綜別傳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雕鏤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　外史檮杌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

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寃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脩河南府獄未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莫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

數寸玉人　兩雙石筍

北史隱逸傳崔賾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　天中記孟蜀廣政中荊南高太王令郤務丁晏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輿義門兩雙石筍兼徵其故實皆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

下以橫石相理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圖記

原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三國志註夏侯榮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試馬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　三國志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增芒筒捋錞于　墨汁塗金葉北史斛斯徵傳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淸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元史帕克斯巴傳延祐間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嚕咱納實哩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

眙觀所以對必嚕咱納實哩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畫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費重譯之書無不服其博識

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

文心雕龍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高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

器名服匿容七八升書載仲師長尺二寸

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甚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

尋檢一如沓言

角有羚羊何金剛而不壞 骨傳海馬豈水火之能摧 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固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玉堂清話徐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𣊫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漚以腐糟隨毁者乃是鉉劚之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髓骨若叚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繞漚之遂爛焉

得銅手於元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 讀金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為神禹之書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過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宫室於合石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彊識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增怪哉

釋史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

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

書篋 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篋

獨足鶴 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

行祕書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洞腹草 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跪曰北極鏡火山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

無支奇 唐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獮猴躍水出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鏁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百六公 初潭集張綰與兄纘

齊名湘東王繹策以百事緡對嗣其六號為百六公

金跳脫 全唐詩話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皮裏晉書 梁劉諒傳諒有大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祖洲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秦始皇大苑中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

非羊非猪 任昉述異記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媼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媼史記作蝟

殿鐘自鳴 天中記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

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内居三日南陽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

帝辛之枕 拾遺記咸熙二年宫中夜有異獸白色光潔繞宫而行閹官見之聞於帝帝使官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撿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淡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

商羊鼓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鴈飛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鳥有之其應至矣果驗

近世内譜 宋史韓溥傳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

族與人談疊疊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縉紳多推重之

黑牛生白犢 論衡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

鵲隨覆車粟 初潭集楊宣為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博物五

增詩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先進

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增書宋蘇軾上富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

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增序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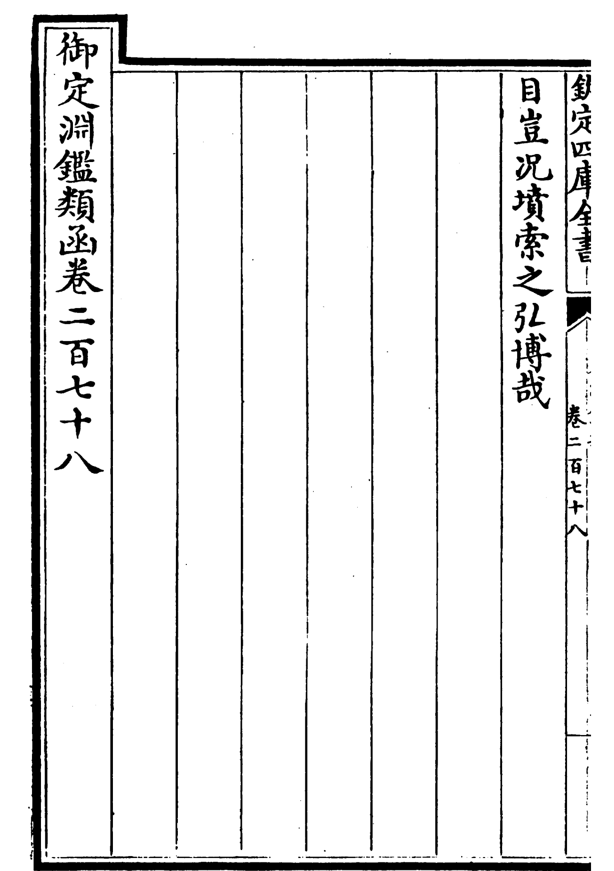
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别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樊光孫炎並註）

爾雅

增贊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

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增雜文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詢土狗而識羵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



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卷二百七十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八 信 節操

信一

增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註曰方言云荆吴淮泗之間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　易曰庸言之信　又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

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茍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

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被肝膽狥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狥者豈聲名而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

誠之令君子弗爲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　吕氏春秋曰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内皆爲已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歳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

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為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歷象明人君信

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

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今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

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

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　史記曰景公名穰苴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狥三軍　左傳王子虎盟

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黿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家語曰孔子絶

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
食之子貢以告子名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
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
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
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
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衞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

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為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懐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偽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

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畆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名募人伐秦遂克　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絕約於

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王大怒　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

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　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諸葛别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劒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强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

東裘以待期妻子鵠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悦顧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録曰卓恕為人篤

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氷雪無不至甞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賔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令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將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為

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戴胄傳曰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㫖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

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宋史趙槩傳曰槩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 元賽音迪延 齊傳曰賽音迪延 齊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强

兵守嘉定與賽音迪延齊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音迪延齊名還萬壽請置酒為好左右皆難之賽音迪延齊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賽音迪延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　明洪武實録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

之不武遂引兵還　徐禎卿翦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　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狥城中帖然

信三

原行義　周仁左傳信以行義又周仁之為信　結民　增守物禮記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　左傳
中叔時曰信以守物

原退舍　**抱橋**

左傳晉公子
及楚楚子饗
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
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史記
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
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增祝史正辭

春秋斷事

左傳祝史正辭信也　漢書藝
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汎海無恐　**負劒不疑**

五代史吳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
左右皆恐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
吾無恐也已而風止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嘗使從
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
善陳紹負
劒不疑

許諾相從　**絲毫不貸**

譚子許諾相從信
之至也　新唐書
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
必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披心示誠

定身行事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國語宮之奇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立木市門 **帶劍墓樹** 史記衛鞅事詳信二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不受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衆歎服 江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

神明令豈當有此乎

伐原示民

左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斬妾謝客

稗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詣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引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客復至

遂反魯地

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事詳信二

不犯晉軍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是行也以蕃為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王脩赴難

三國志王脩傳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項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

華元解圍

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解圍而歸

不疑裔人　卒娶聱女

唐裴懷古傳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擊賊懷古以書諭之賊迎降乃輕騎徑赴或阻之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賊衆悉降　宋史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使人不欺　遇我必善

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

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宋史岳飛傳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

如期而還

尅日方戰　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録囚因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吾違如期而至　晉書羊祜增脩德信以懐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堪嘗知已

祜豈酖人　世說新語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不可

愛身 其誰暱我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 又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注無信如此誰肯親我

權不負孤 放能篤舊左編先主東伐吳以黃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南史梁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

弱放常瞻邮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長幼有差　死生不易漢書賈誼傳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左編諸葛附傳亮兄瑾為孫權長史遣瑾使蜀通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伯休守價　獨孤賜名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北史獨孤信傳信為秦州刺史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左右不離　兄弟俱釋綱目曹操狗淮汝許褚以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後徐他等謀為逆褚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楚莊重一言　季布無二諾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漢書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原郭細侯竹馬之期　范巨卿鷄黍之會

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　又范式傳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信四

原禮本 禮記忠信禮之本也

承命 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

增歸帑 左傳秦伯謂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不背指河之言

著金石 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信著金石義蓋山河

耐久朋 錦繡萬花谷唐

魏元同與裴炎綿交能保終始時號耐久朋

原冒雨赴獵周紀魏文侯事詳信二

丹書白馬漢書

增終日不食白帖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

貴

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重然諾江表傳議者紛紜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横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

謁見不拜唐書盧鴻

傳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許盜格虎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老楚待晉左傳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杕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杕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守命共時 左傳管仲曰守命共時之謂信

北邊翕服 三國志田疇傳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已許晉安 南史蕭允傳蔡徵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

瓶罍不發 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無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

信五

增詩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横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懐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盧照鄰詠季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皓曰吾兄素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

崔侍御曰腰間玉貝劒意許無遺諾

增賦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增書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

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雜文唐叚公路北戸録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顔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

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席闡為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胤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節操一

增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

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修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汚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茍得不牽於茍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蘓軾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已葢士

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没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虞亂而匪汚深拒權倖絶䳄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凛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彛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增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

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衞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常惠也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衞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長倩時大将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

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髙明令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為郡掾祭酒常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令明君方隆唐虞之徳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後漢郅運傳曰王莽

時左隊大夫逯並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吕尚於渭濵髙宗禮傅説於巖棊桓公取管仲於射鈎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遂不受署

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

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
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
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
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
絶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勲傳曰勲家世衣冠宗
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
傳曰光禄勲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

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　傅燮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三國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

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輙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　宗預傳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顏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

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絶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為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餽遺　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　通鑑曰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新唐書蔣欽緒傳曰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

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狥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盧奐傳曰奐為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續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

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名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名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韋貫之傳曰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

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裴休傳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户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爲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内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天中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山堂肆考曰宋李侇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侇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

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强受而别行及潁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饟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齮齕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

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肴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録曰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

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安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　彚苑曰鄒浩調頴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

自陳率得實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蘇軾集曰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官矣　宋史譙定傳曰欽宗召定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

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　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斡里雅布破真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　輟耕録曰鄭思肖字所南宋亡隱居呉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

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為怪　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元史許衡傳曰衡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

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暲不易一椽廩禄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　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賛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

劉敏傳畧曰敏舉孝廉為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鬻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悉諸梁

上卒還之　洪武實録曰張思恭為刑科給事中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為刑部右侍郎　龔詡小傳曰詡字大章父詧洪武給事中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遯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囷中即囷中讀書閤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為學官堅不應曰

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
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　吳琳傳
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
旁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
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
聞帝為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栴成化進士以
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栴之大節有三歷官中
外囊槖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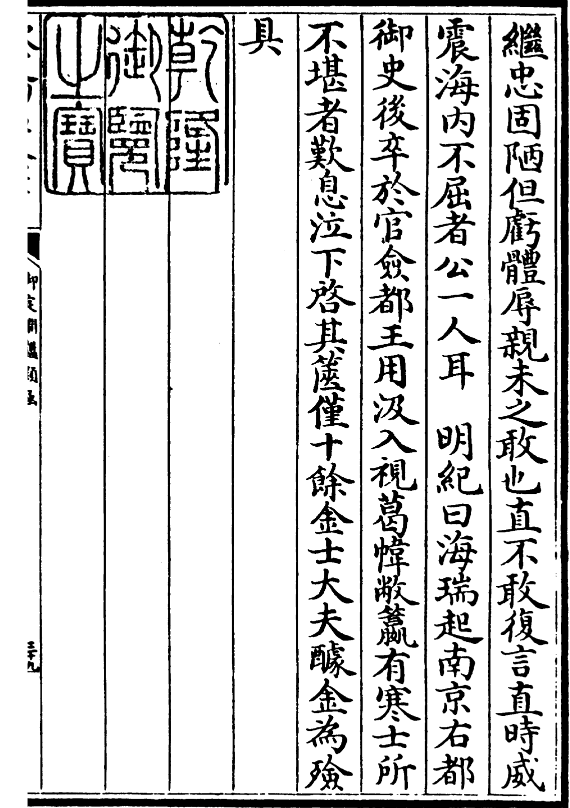
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凛然也方不入時正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為確論云　宣宗實録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溥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狥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　稗史曰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

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為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為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

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强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傳略曰九疇為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初赴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

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壁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壁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爲縣丞　楊繼宗傳略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歷日中官曰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他日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閹汪直被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
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
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
出　稗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
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墦所直趨
至墦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震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醵其蓰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為殮具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